專題對話

日本的宗教文化與現代化

——關於哲理傳承與教義的對話

■ 陶　金
大連海事大學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摘要：本次對話圍繞日本宗教與日本近代化相關的問題展開討論。包括日蓮宗在內的日本佛教，有不同的宗派特徵，對後世日本佛教影響非常大。佛教講到宇宙性慈悲已經是最高了，這同以基督教為主要內容的西方文化是不一樣的。佛教跟基督教溝通是不容易的，但儒家是很容易，儒家承認有類似上帝的那個有位格的天。道家也不難，因為它承認宇宙有規律，道到最後可以回到上帝創造宇宙來理解。但佛是講空的，單從空因緣起滅，一切變化無常，一切皆空，好像同基督教最後代表的宇宙是兩種不同的思路。但是，基督教跟佛教的對話，可以通過其中有關慈悲的關鍵點，從中找到兩者對話的一個通道。

關鍵詞：日本，佛教，近代化，對話

早期日本的宗教中滲有武士的那種氣氛，在平安朝到室町時代日本天皇的權力旁落，九至十六世紀的長達七百年，曾經興起僧兵，主要是寺社勢力所屬的武裝集團，寺社有防衛武力，造成寺院神社的武裝化。

僧兵：佛教與武士的結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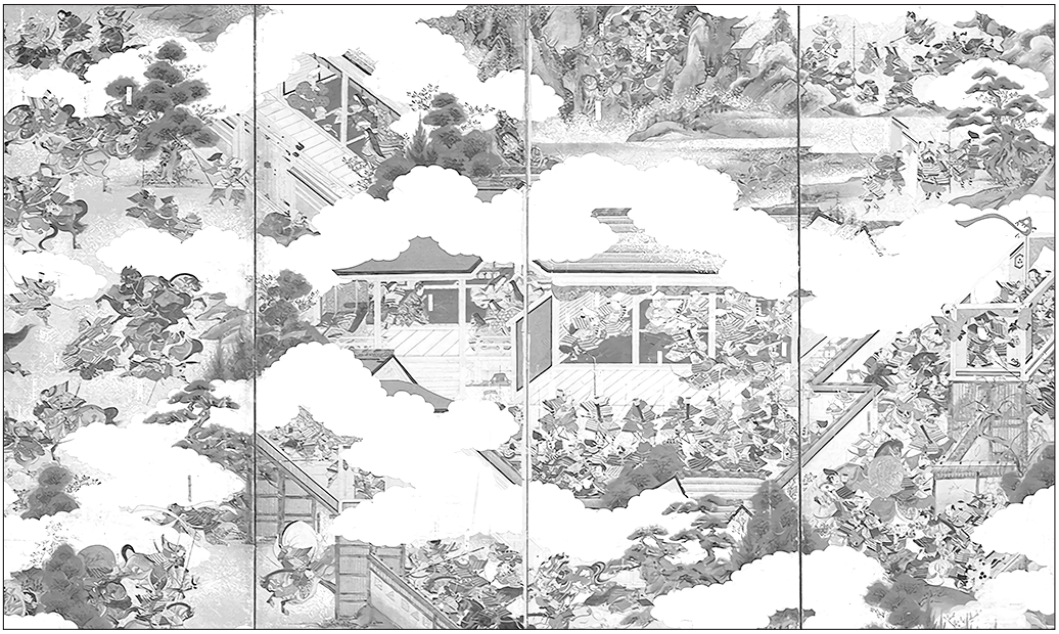
□：陶金教授你是大連海事大學的，從事宗教對話研究，尤其是日本的宗教研究。文化中國在宗教對話這個領域的討論已經有二十多年，主要集中在中國和西方，涉及日本的則比較少。我們看日本的發展當中，早期日本的宗教中也曾滲有武士的那種氣氛，在平安朝到室町時代日本天皇的權力旁落，九至十六世紀的長達七百年，曾經興起僧兵，主要是寺社勢力所屬的武裝集團，寺社有防衛武力，造成寺院神社的武裝化。平安時代，京都的寺院中武裝最強悍的，是南邊的興福寺和北邊比睿山的延歷寺，時稱「南都北嶺」。此外有近畿的園城寺、東大寺，遠畿的金剛鋒寺、根來寺、鞍馬寺，醍醐寺，熊野權現，彥山權現，後幾個是神佛合一的神社，各有大兵團，互相攻戰。織田信長興起時，與實力強大的石山本願寺、比睿山延歷寺鬥爭，元龜二年（一五七一年）織田信長攻打比睿山寺，放火燒掉延歷寺，殺死僧兵一千六百多人。天正十三年（一五八五年）豐臣秀吉放火燒掉根來寺，強行收繳寺中武器，對寺院的上層僧侶或殺或流放。有趣的是織田信長對天主教是很歡迎的，引進天主教對付很有軍隊實力和意識形態的寺院武裝力量。

日蓮宗興起及政教合一

大軍閥和宗教軍閥打終歸贏了，贏了之後佛教才和武士暴力分開。宗教則慢慢興起日蓮宗，由於平安時代後期（十世紀之後），在社會危機四伏並且經常出現動亂的情勢下，佛教的「末法」思想在佛教界特別盛行。

日蓮（一二二二至一二八二年）為宗祖，當時是僧兵作亂的世紀，「日蓮」這個名字代表「朝日與蓮花」，依法華經，弘宣三大秘法，期妙悟即身成佛。日蓮利用《大

「僧兵」現象這是與日本歷史上佛教傳入日本的時代背景、社會條件及其在日本傳播、發展的過程密切相關的。在佛教傳入日本之初，就引發了日本兩大貴族的爭鬥，而如果以現代宗教對話的視角來看，其本質上也是佛教與日本本土的神道相遇之初引發的激烈碰撞和對話。



集經》所說在佛滅後有五個五百年的說法，而認為他正處在佛滅後二千二百年，屬於末法初期，出現法華跡門正法，理應弘布法華本門正法。日蓮判淨土為邪教，說一部八卷二十八品的《法華經》的最精要部分是它的題目——「妙法蓮華經」，主張如果唱念「妙法蓮華經」五字就可以在不知不覺中接受無上妙法，達到解脫。他說：「不識一念三千者，佛起大慈悲，五字內裹此珠，令懸末代幼稚頸。四大菩薩守護此人」。任何人，包括一切智者、愚者和善人、惡人在內，皆可因唱念此經題而成佛。於末法之世，須積極實踐本佛、妙法，並強調對國家、社會全體之救濟遠較個人重要。因此宗教落入社會，成為民間修養與行善之道。

但是，日蓮宗在一般佛教裏被看成異端的，因他們認為日蓮是本佛；釋迦佛已涅槃，乃是過去的佛，日蓮才是本來佛，現在化世。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八日，小學校長牧口常三郎、戶田城聖以推進教育改革為目的創立了「創價教育學會」，致力教育改革，以日蓮大聖人的佛法使人自我改革成長、促進社會進步。日本武士精神的宗教也變成文士宗教，尤其是到了池田大作時代，池田大作由戶田城聖帶進，並繼承了創價學會，後成立公明黨，不是單純宗教了，政教合一，這又同日本的政教分離又不一樣，但另一面又打開與世界宗教的對話。

僧兵在歷史上的興衰

■：感謝梁燕城教授的邀請，很榮幸能與您圍繞日本宗教相關的幾個問題展開對話和探討。我博士攻讀的是宗教學方向，近幾年主要從事日本佛教、日本新佛教與宗教對話理論研究。您剛才的發言涵蓋了非常廣泛的內容，我提煉一下從一下幾個方面談談我的理解和看法。

首先，您提到了日本的「僧兵」問題，這的確是日本歷史上佛教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種很特別的現象。佛教一般被認為是出世的佛教，因此人們提到佛教，可能通常想到的是在寺廟之中清淨修行的僧侶形象。而日本僧人一休宗純在《狂雲集》一書中有個句子比較有名，「逆行沙門三尺劍，不看禪籍讀兵書」，這其實就是對日本的「僧兵」做的形象生動的概括。

日本為什麼會出現「僧兵」現象呢？我認為這是與日本歷史上佛教傳入日本的時代背景、社會條件及其在日本傳播、發展的過程密切相關的。

事實上，在佛教傳入日本之初，就引發了

日本兩大貴族的爭鬥，而如果以現代宗教對話的視角來看，其本質上也是佛教與日本本土的神道相遇之初引發的激烈碰撞和對話。據《日本書紀》記載，欽明天皇一三年，也就是公元五五二年，百濟國的聖明王遣使送給日本天皇釋迦佛金銅像一尊，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勸說天皇信從佛教，這一般認為是佛教傳入日本的開始。當時的欽明天皇不知是否應該信奉佛教，徵求臣子意見。當時控制日本朝政的兩大貴族勢力——蘇我氏和物部氏矛盾很深。在信奉佛教問題上更加針鋒相對，蘇我稻目竭力主張信奉佛教，而物部尾輿則強調信奉日本國神天照大神，不可信奉釋迦佛這樣的「藩神」。蘇我氏與物部氏的尊佛與排佛之爭，與政治鬥爭相交織，在日本國內引發了多次激烈爭鬥，這樣的過程大約持續了一百年之久。期間有天皇崇信佛法，佛教也在不斷的爭鬥中在貴族之中逐漸傳播。直到舒明天皇十一年，也就是六三九年，日本的皇宮內才建起百濟寺，講佛經興佛事。

日本的本土信仰

「僧兵」現象的出現，其實是與日本社會中律令制的崩潰、寺院土地和寺奴人口的擴張等社會原因相關聯的，同時，還與日本本土的怨靈信仰有關。從社會原因來看，由於律令制的瓦解，寺院勢力的不斷擴大，各大寺院要保護自己的領地和寺院財產，一部分僧侶就需要承擔起這樣的任務，這就為僧兵的出現提供了一種現實需求。

另一方面，也是非常具有日本特色的原因，那就是日本本土信仰中流行一種「怨靈信仰」，也就是一些在政治鬥爭中死去亡魂會到現世作祟，禍害世人，因此需要通過祭祀或者震懾的手段來對待。而佛教傳入日本之初，佛陀和經典就被認為具有神秘的力量，可以鎮護國家、護持天皇玉體，因此，早期日本佛教就有了「佛教鎮護國家、國家保護佛教」這樣的特徵。隨著佛教在日本的傳播，在與日本本土神道的對話過程中，出現了「本地垂跡」說，即，日本的諸神都是佛的化身，「神佛合一」，僧侶被認為具有溝通冥顯二界的能力等等。所以，日本早期的所謂「僧兵」，並不全是負面的，也有保家衛國的積極意義。比如「惡僧」一詞，原本是指力量強大、勇猛無比的僧人。「僧兵」一詞正式出現是到了江戶時代了，原本稱為「大眾」、「眾徒」、「山法師」。

據我所知，真正的寺院之間「僧兵」的爭鬥，是緣於「戒壇問題」。日本最早的受戒儀式是鑑真在天平勝寶六年（七五四年）四月在東大寺大佛殿前臨時戒壇舉行的。

全日本只有東大寺戒壇院、大宰府觀世音寺戒壇院、下野國藥師寺有資格受戒。日本僧人最澄從中國留學歸國後，認為大乘佛教應該有獨立的大乘戒律，故向天皇上書，建議在比睿山建立獨立的大乘戒壇。八二二年，比睿山建立大乘戒壇的請求得到批准。一〇三九年，同是天台宗的園城寺（三井寺）也提出建立獨立的大乘戒壇。比叡山激烈反對，認為一個宗派不需要兩個戒壇。從一〇三九至一三一九年，在長達二百八十年的時間裏圍繞園城寺的戒壇問題，日本天台宗的山門派和寺門派之間爭鬥不已。一三一九年，園城寺不待官方批准，偷偷建起了戒壇，山門派知道後派僧兵到園城寺，不僅搗毀了戒壇，而且還把寺院建築統統燒毀。在天皇和貴族看來，山門和寺門都看作是祈禱寺院、護國寺院，國家力量難以解決這樣的宗派內部的難題。因此，寺院之間、門派之間就憑藉自身的財力和武力正面衝突，形成了對立的僧兵集團。

僧兵覆滅的主因

梁老師你提到的織田信長與僧兵的激烈爭鬥是日本歷史已經進入到戰國時代的事了。織田信長是日本的武士集團的代表，為完成國家的統一，日本的武士集團與僧兵展開了激烈而殘酷的鬥爭，僧兵集團也就在這樣的鬥爭中衰落了。僧兵集團的沒落始於日本的南北朝時期（一三三一至一三九一年），由於當時日本國內戰爭內亂頻發，以莊園為經濟基礎的貴族和寺院受到極大衝擊。隨著王朝政治的衰落，武士集團成為政治中心。幕府力圖將貴族和寺

在天皇和貴族看來，山門和寺門都看作是祈禱寺院、護國寺院，國家力量難以解決這樣的宗派內部的難題。因此，寺院之間、門派之間就憑藉自身的財力和武力正面衝突，形成了對立的僧兵集團。

「僧兵」問題，其實就是日本佛教政治性非常強這個根本特徵的一種表像。日本佛教發展史上，佛教肩負著鎮護國家的使命，所以一直與政權緊密聯結。奈良佛教也被定義為「政治佛教」，平安佛教因為得到貴族的推崇因此有「貴族佛教」的性質。

院、神社勢力納入自己的管理之下，但遭到激烈抵抗。武士和僧兵的衝突，成為了僧兵覆滅的直接原因。

一五六八年，織田信長進入京都，開始統一日本的進程。而以比睿山為首的佛教勢力站在反織田的立場進行抵抗。比叡山和反織田的朝倉、淺井等結成聯盟，與織田的軍隊展開激戰。一五七一年九月十二日，織田的軍隊開始進攻比叡山。有部下建言「睿山是依聖武天皇之敕願，由傳教大師所開創的鎮護國家之道場」，不宜大動干戈。但織田執意進攻比睿山「僧俗一人不留，睿山一日燒光」。後來，在織田信長和德川家康的天下爭霸中，根來寺的僧兵站在德川家康一邊，曾突襲佔據大阪城的織田軍。一五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織田大軍十萬大軍進攻根來寺，根來寺僧兵數千人，聯合友軍進行抵抗。根本寺擁有一百五十的鐵炮隊，配備當時由葡萄牙傳入的最先進的鐵炮，織田軍陷入苦戰。最後，織田軍用火攻突破僧兵的抵抗，進入根來寺。放火焚毀寺院。據說大火燒了三天三夜。

德川家康建立德川幕府之後，將佛教納入的管理範圍，對寺院施以監督和保護。隨著政治的安定，寺院不再擔心盜賊等外部勢力的侵擾，僧兵不再有存在的必要。豐臣秀吉也曾實行嚴格的「狩刀令」，不允許私人攜帶和私藏武器。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中，僧兵失去了存在的條件，最終退出了歷史舞台。但僧兵現象，在日本佛教史、乃至世界佛教發展史上都是很特異的一種形態。所以，就如同「僧兵現象「一樣，日本佛教與國家政治一直保持了一種比較密切的關係。所以，您提出的「僧兵」問題非常有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討的價值。

日蓮宗成立與平民佛教

其次，您提到了日蓮宗的形成，這又是一個對於理解和把握日本佛教特徵非常關鍵的問題。日本傳統佛教最大的特徵之一就是宗派性。中國佛教也有「宗」，比如我們有天台宗、淨土宗、華嚴宗、禪宗等等。但是日本佛教中所說的「宗」，其實是與中國佛教不同的。在中國佛教中，「宗」既是指祖師的思想，也指其思想的傳承，所以，中國佛教的「宗」，有「宗旨」的意思，也有「宗派」的意思。

但日本佛教就不同了，日本佛教中「宗」與「派」是分開的，「宗」一般指的是祖師的宗旨，而遵奉同一祖師的宗旨但是卻歸屬於不同的教團，一般稱為「派」。所以說，如果我們按照日本佛教的說法來理解，佛教的諸「宗」通常指的是佛教諸「派」。傳統的日本佛教，從飛鳥時代（六世紀末至七一〇年）、奈良時代（七一〇至七九四年）、平安時代（七九四至一一八五年）、鐮倉時代（一一八五至一三三三年）等等，一直到江戶時代（一六〇三至一八六八年），逐漸形成了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日本佛教「十三宗」。這些宗派又各自有自身的時代特徵，比如我們常說的「奈良佛教」，就是主要形成了三論宗、成實宗、俱舍宗、法相宗、華嚴宗、律宗這六大宗派，也統稱「南都六宗」。後來還有平安時代的「天台宗」、「真言宗」，到了鐮倉時代，就形成了您剛剛提到的「日蓮宗」，當時同時出現的還有淨土宗、淨土真宗、禪宗等。

日本佛教鎮護國家的使命

前面我們談到日本佛教的「僧兵」問題，其實就是日本佛教政治性非常強這個根本特徵的一種表像。日本佛教發展史上，佛教肩負著鎮護國家的使命，所以一直與政權緊密聯結。奈良佛教也被定義為「政治佛教」，平安佛教因為得到貴族的推崇因此有「貴族佛教」的性質。而到了鐮倉時代，日本進入了民族意識大覺醒的時代，佛教開始向民間發展，鐮倉佛教又被稱為是「平民佛教」，因為出現了由貴族向庶民的轉變，所以鐮倉佛教也有各方面的改革，被稱為「鐮倉新佛教」。日蓮宗是鐮倉時代創立的宗派中非常有特色的一個宗派。

日蓮宗是日本佛教各個宗派中唯一一個用創始人的名字命名的宗派，它的創始人叫日蓮（一二二二至一二八二年），是漁民之子，於一二五三年創立了日蓮宗，信徒稱其為日蓮大聖人。日蓮曾經在鐮倉遊學十餘年，期間研習

了佛教多個宗派，所以自稱「八宗兼學」，後來他又到日本的天台宗祖庭比睿山刻苦學習天台佛學，所以，日蓮思想的根幹主要是天台本覺思想。這種天台本覺思想，如果從當代宗教對話的理論視角來分析，其實屬於一種佛教宗派內部的思想對話和融合，就是在天台宗本來的法華思想中加上的華嚴、密教、禪等代表性的大乘佛教思想，將這些思想融合統一，成為一種佛教思想集大成的最高思想。這成為了日蓮後期創立天台宗、並投身宗教實踐的主要思想依據。日蓮宗的教義以《法華經》和日蓮聖人對《法華經》的解釋為核心，主要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即《法華經》觀、一乘思想和唱題思想。

日蓮宗的政治抱負

由於出身平民，深刻體察了民間疾苦，加之日本佛教鎮護國家的政治性傳統，日蓮創立的日蓮佛教非常有政治抱負，他希望統治階級能夠篤信日蓮宗，剿滅他宗，最終實現立正安國的宏願。日蓮認為《法華經》與國家的治亂有直接關係，如果統治者和國民不信奉《法華經》，國家政治就會混亂，人心不穩，災害頻發，甚至引發外敵入侵等等。所以，日蓮宗是日本佛教中一個非常有特色的宗派，有強烈的政治關注和社會實踐性。日蓮宗這個宗派幾乎涵蓋了日本佛教各個宗派的特徵，所以對後世日本佛教影響非常大，日本當代最大的新佛教團體創價學會是日蓮信仰的宗派，非常積極地參與到世界宗教對話活動中的日本佛教團體立正佼成會也是日蓮宗，日蓮思想甚至還對日本明治時期的國家主義者都有影響。所以，您提到的「日蓮宗」問題，可以說是理解日本佛教的一個突破口。

天主教到日本的來龍去脈

第三，關於天主教傳入日本、為什麼會得到織田信長等日本的武士階級歡迎的問題，我想先談談天主教向東方傳播的原因。首先，這是與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與新航路的開闢有關係的。路德發起宗教改革之後，迅速波及到西歐各國，引起了天主教的分裂，出現了新的教派如法國的加爾文教派、英國的新教教派等，統稱基督新教。

由於新教在西歐的迅速發展，羅馬教廷不得不採取新的發展策略，來應對宗教改革與新教教派帶來的衝擊。一五三四年，天主教內部的改革派創立了耶穌會。新航路開闢以後，興起了到遍地黃金的東方世界拓展新領地、新市場的風潮，有著熱切信仰情懷的耶穌會士成為了第一批到東方傳教的基督徒。事實上，這些耶穌會士在努力傳教的同時，也將西方先進的科技知識與文化帶到了東方，促成了近代東西方文明與文化的最初接觸。

接下來，我再談一下葡萄牙人為什麼會登陸日本，這與中國明朝的海禁政策有關，還有一些偶然性。一五一一年，葡萄牙人佔領了馬來半島西南端的麻六甲，控制了中印兩國的交通樞紐，佔據了在整個東方商業中的有利地位。一五一七年，葡萄牙人安德拉德到達中國廣東沿海的上川島，要求通商。由於中國明朝推行嚴厲的海禁政策，葡萄牙商人的貿易活動並未能大規模展開。一五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一場偶然的風暴將一艘葡萄牙商船吹到了日本南部的種子島，這是葡萄牙人初次登上日本島的開始。一五四九年八月，耶穌會士沙勿略（P.Francisco Xavier）抵達日本鹿兒島，開始在日本傳教。

早期天主教在日本的文化適應

您提到的日本武士階級、也是當時日本的統治階級為什麼會歡迎傳教士的問題，這是與天主教初傳日本的傳教策略有關係的，也與日本當時的社會大背景密切相關。

一五四九年八月，沙勿略進入日本傳教之初，由於政治與文化環境的陌生，東西方信仰形態的迥異，使得其最初的傳教工作異常艱辛。直到他離開日本的一五五一年，共有三名傳教士在日本傳教，遭遇了語言不通、環境與文化習慣差異明顯等諸多問題，經歷了一連串的失敗。但沙勿略等人最終採取了努力將傳教政策與當地文化特點相調和的傳教方針，也

新航路開闢以後，有著熱切信仰情懷的耶穌會士成為了第一批到東方傳教的基督徒。事實上，這些耶穌會士在努力傳教的同時，也將西方先進的科技知識與文化帶到了東方，促成了近代東西方文明與文化的最初接觸。

這種借用羅馬字母組合或日語表音文字片假名組合來譯詞的方法，後來在日語中得以保留，用於標注西方舶來新事物或者新概念。十六世紀天主教傳教士首創的這種按照語音直接翻譯新詞的方法，對後期近代日語詞彙體系的建立乃至日語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就是後來被繼續推行和不斷完善的「文化適應政策」。同時，傳教士也嘗試與日本的統治階層接觸。沙勿略之後，繼任的布教長托雷斯（Cosme de Torres）、卡布拉爾（Francisco Cabral）等傳教士繼續豐富和發展了沙勿略的傳教方針。

武士階層與天主教

從當時日本的社會背景來看，基督教傳入日本是室町時代（一三九二至一五七三年）晚期，日本社會中武士逐漸掌握政權，到了安土桃山時代，日本國內軍閥混戰，各大武士集團勢力不斷擴張。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就是其中的代表。十六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日本的武士階級織田信長集團開始了統一全國的進程。前面我們也具體說過「僧兵」勢力，其實就是佛教勢力的代表。這與當時的武士階級是對立面，是武士階級要剿滅的對象。所以，為了牽制寺院的勢力，武士也對天主教的傳教士採取了親和的態度。

一五七九年，傳教士視察員范禮安抵日，與當時的日本統治階級高層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等建立了友好關係。教會通過貿易、利益等手段，不但在長崎獲得了自己的領地，還建立起神學院、神學校等一整套教育機構。據一五八〇年的年報記載，當時教會在日本已擁有數百座教堂和十五萬名信徒。可見當時傳播情況是非常迅速的。

對話中的語言問題

您主辦的《文化中國》刊物一直非常關注宗教對話問題，我就結合天主教最初在日本傳播的情況，圍繞宗教對話語言問題，談談天主教初傳日本，與日本佛教對話過程中語言差異導致的問題。

從十六世紀中期開始，基督教在日本傳播了近一百年。無論是為了傳播教義還是與日本各個階層的交流與溝通，傳教士都首先面臨著語言問題。對於初到東方傳教的耶穌會士來說，如何實現用東方語言傳播教義成為當務之急。事實上，在最初去往日本的商船上，沙勿略和隨行的傳教士就已經開始了日本語言的學習。但在到達日本之後，面對與葡萄牙語完全異質的語言——日語，傳教士們經歷了大量因為語言障礙、《聖經》誤譯等造成的無奈與尷尬。

在日本早期基督教史中，最為荒唐的誤譯應該就是將上帝「Deus」一詞誤譯為「大日如來」的事件了。為了到日本傳教，耶穌會士沙勿略委托在麻六甲結識並受洗的日本流亡武士池瑞彌次郎將基督教義翻譯成日文。但是，教義與教理的翻譯並沒有那麼簡單。對於一個沒有深厚學養背景的流亡武士彌次郎來說，他只能在自己的母語詞彙儲備中找出一些現有日文詞彙來對應，比如翻譯上帝「Deus」一詞，彌次郎絞盡腦汁，最後翻譯成了日本佛教真言宗僧侶信奉的主神——「大日如來」。結果，在最初傳教的一年多時間裏，沙勿略等傳教士們在眾人面前高聲宣講的「上帝」都說成了「大日如來」。「大日如來」是日本佛教真言宗僧侶信奉的神，有光明遍照、常駐不變、眾德全備之意，但是，日本僧侶對於基督教中的「上帝」及其基本神學理念毫不知情。看到傳教士們如此禮敬和宣揚自己宗派的主神，真言宗僧侶紛紛對神父表示歡迎和敬意，期待能夠通過這些異域來客更廣泛地宣揚自己的宗派，以獲得更多的信徒和日本執政者的青睞。但日本民眾卻對容貌奇特的外來傳教士高聲宣揚日本人早已熟知的神靈——「大日如來」感到莫名其妙。更為嚴重的是，在日語的民間俚語中，「大日」一詞還有猥瑣小人、人之隱私器官等不雅涵義。您也可以想像外來傳教士操著發音古怪的日語，在大庭廣眾之中激情高呼「讓我們禮拜大日！」時，圍觀的日本人滿臉費解的樣子吧。最終，真言宗僧侶異常熱情的態度，周圍日本人嘲諷與不解的表情，讓沙勿略等人意識到了問題的存在。最後，進行了深刻的反省並決意革新。

語音直譯的重大影響

事實上，將基督教的上帝「Deus」一詞誤譯為日本佛教「大日如來」的事件，可以說是

東西方宗教對話中語言轉換問題的一個典型案例。後來，為徹底解決傳教過程中的語言問題，沙勿略等傳教士做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重要決定，採取一種全新的詞彙翻譯方法，即語音直譯的方法來翻譯教理書中的關鍵概念。如被彌次郎誤譯的「天主」一詞，就直接採用拉丁語「Deus」的音譯方法，直接在傳教士佈道時反複使用。這樣的方式雖然最初對於日本人來說很陌生且不知所云，甚至出現了以為傳教士就是「Deus」的情況，但通過直接使用「Deus」這一發音並反複重複，讓這一新詞牢牢根植在了日本民眾的頭腦中。這種借用羅馬字母組合或日語表音文字片假名組合來譯詞的方法，後來在日語中得以保留，用於標注西方舶來新事物或者新概念。十六世紀葡萄牙傳教士翻譯的音譯新詞，如「キリシタン」（天主教）、「クルス」（十字架）等宗教詞匯，以及通商貿易中使用的如「タバコ」（香煙）、「パン」（面包）等詞語，保留了日語中最初的外來語的雛形，至今仍被日本人廣泛使用。十六世紀天主教傳教士首創的這種按照語音直接翻譯新詞的方法，對後期近代日語詞彙體系的建立乃至日語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妙法蓮華經》與一念三千的哲學

□：日蓮宗是一個很有特性的宗派，以《妙法蓮華經》為最圓滿優勝的經典。《妙法蓮華經》素有「諸經之王」之稱，「妙法」，指微妙無上、究竟圓滿之法，是佛所自證不可思議的真理。「蓮華」，以蓮華喻潔白清淨，指眾生若能出離煩惱，則如蓮華出污泥而不染，譬喻佛證悟的諸法實相，微妙智慧，不可思議。經中強調，佛為教導眾生，開設三種方便教法，即聲聞乘、緣覺乘和菩薩乘，但這些都是方便教法，最終是「開權顯實」，指出真實只有一「佛乘」，目的皆在令眾生成佛，稱為「會三歸一」。

中國天台宗智者大師智顗提出一念三千之說，他從《妙法蓮華經》領悟，人每一個起心動念裏，都包含著佛界、菩薩界，卻也同時蘊含著惡鬼、地獄、畜生等等生命形態的可能性。三千者，即是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人、天、聲聞、緣覺、菩薩及佛為十法界，此十法界中的每一法界又攝具其他法界，故成為百法界。又天台宗認為一切法，皆有真如實相，有所謂之「十如是」(即如是性、如是相、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緣、如是因、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來究竟)，故百法界中每一界各具十如，而成千如法界。千如法界之中又每一如法界含攝有「三世間」(有情世間、器世間也、正覺世間)，因此成為三千世間。

智者大師寫的《摩訶止觀》說：「此三千在一念心，若無心而已，介爾有心，即具三千」。若一念可通三千世界，則所有的人、物、經歷，原來都有千萬種可能性，眾生一念心的一剎那間，可去選擇佛性而成佛。這是「第一觀不思議境」。

《妙法蓮華經》的創新解釋

《法華經》經過中國傳到日本以後所帶來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聖德太子著《法華義疏》，傳教大師最澄著《法華秀句》及其它種種著述。日蓮對天台大師的尊崇，日蓮尊《法華經》，與傳統中國以《法華經》為本的天台宗佛學，又頗有新創意。主要有三重點：

1.以唸誦取代義理：按傳統認為釋迦是「久遠實成」的法身佛，實相是「十界互具」，一念心三千諸法，同時具足，稱為「一念三千」之法門。這些高深道理不是一般人可知，但一念心既可通三千世界，只要一念心念誦「南磨妙法蓮華經」，即可成佛，遂主張《法華經》的最精要部分是它的題目：妙法蓮華經，稱之為全經的「肝心」，人如果唱念「妙法蓮華經」五字就可以在不知不覺中接受無上妙法，達到解脫。這是吸納淨土的簡易念佛法門，改唱「南磨妙法蓮華經」即可。

《法華經》經過中國傳到日本以後所帶來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日蓮對天台大師的尊崇，日蓮尊《法華經》，與傳統中國以《法華經》為本的天台宗佛學，又頗有新創意。

為了更好地傳教，傳教士不斷嘗試挑戰和創新，尤其在文化教育方面，他們通過自己建立起來的文化教育機構，傳播基督教思想，不斷推進教會的當地語系化進程。天主教在日本傳播的過程，本身也是一種東西方文明間、宗教間的對話過程。

2.講末法時代：吸納彌勒系統的末法思想，指出進入末法時代，佛教的三昧將有大的轉變，應作新的理解。原來由佛陀提示的證悟之道，在進入末法時代以後將被轉換為導向，以當時常有的地震，地裂時有地湧菩薩始現於世，《法華經》由從地湧出的菩薩擔當弘布，教導眾生但以妙法蓮華經五字，令服幼稚，因謗墮惡必由得益。地湧菩薩來自《法華經》涌出品曰：「佛說是語時，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國土地皆振裂，而於其中有無量千萬億菩薩摩呵薩同時涌出」。日蓮用這地涌菩薩之說講末法，確是佛教中少有的理論。

3.講政治上的立正安國：日蓮著作〈立正安國論〉，在文應元年（一二六〇年）七月十六日上呈掌握幕府最高實權的北條時賴。〈立正安國論〉首先指出，當時的悲慘現狀，是由於人們不信正法，並皈依了錯誤的佛教，如果能除去招至災難的元兇、信受正法的話，便會出現和平樂土，主張通過國家政權宣佈以《法華經》為全國信奉，拒斥淨土、真言、禪宗等，視為邪教，即可立正安國。這特色亦成為日本戰後佛教文化更新的特色。

景教與天主教的語言翻譯及其影響

至於天主教用的翻譯方法，中國也是最早也用這樣的方法使用這個語音，唐代基督教傳入，稱景教，其翻譯用「彌施訶」的音譯，去翻譯救主彌賽亞；即耶穌基督，又用「阿羅訶」譯最高主宰YHWH(雅威)或是上主Adonai，又意譯聖靈為三一淨風，道成肉身為三一分身等。可說善用唐代宗教那種具佛味的文字，一時也得接受，傳揚到處，「法流十道，寺滿百城」。不過也因太有佛味，在唐武宗滅佛時，被一併摧滅，其所譯名詞亦埋沒在歷史。到明代利瑪竇，即用另一套翻譯語詞了。如將「Deus」(上帝)譯為天主，就是深思熟慮的，與儒家結合的想法。

■：是，但這個方式沒有產生對中國的影響，對日本卻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就是產生了日語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音譯外來語，在日語中佔了非常大比重。日本的外來語，使用羅馬字標音就是傳教士發明的。從傳教士一五四九年進入日本傳教到一九三九年日本頒布鎖國令為止，基督教在日本傳播了近一百年時間。

為了更好地傳教，傳教士不斷嘗試挑戰和創新，尤其在文化教育方面，他們通過自己建立起來的文化教育機構，傳播基督教思想，不斷推進教會的當地語系化進程。同時，為了更好的傳教，傳教士們在東西方語言轉換方面付出了艱苦努力，不但出版了數十種護教書籍，撰寫了《日本史》、《日本教會史》等重要文獻，還對東方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入研究，並進行了異文化的對比與批判。所以說，歷史上，天主教在日本傳播的過程，本身也是一種東西方文明間、宗教間的對話過程。

德川幕府建立以後，日本的統治階級對不斷發展的教會勢力感到擔憂，於是開始轉變對天主教的態度。隨著基督教在日本被全面禁絕，江戶時代的日本開始了閉關鎖國，進入了長達二百餘年的鎖國期。鎖國政策之後，日本本土也開始了一些變化。但當時日本保留了長崎這樣一個窗口來保持跟荷蘭的關係，通過荷蘭這樣的一個視窗對西方文明保持觀察和瞭解，所以說，日本其實是一直在向西方學習的，一八五三年，佩里黑船來航，日本才不得不再次打開國門。

日本對滿清看不起而學西方

□：當然這裏也有一個很關鍵的是，日本對滿清也不是很願意跟從。主要是日本過去跟明朝關係密切，因為日本豐臣秀吉在朝鮮是被明朝軍隊打敗的，他們對明朝還是佩服的。明朝被清滅掉之後，朝鮮和日本還是偷偷用明朝年號。故此後來西方來了，日本轉向學習西方，日本這轉變還是很容易的，並不保守，關鍵是在其對清代異族政權之渺視。

■：您說得很有道理，日本是慕拜強者的。它是一個島國，一直是在向強者學習。學術界一直有人在思考這樣的一個問題，為什麼在近代化轉型的過程之中，中國轉型那麼慢，而日本轉型卻很快？我想，一方面是剛才我們提到的，日本在不斷地向西方學習，而另一方面，就是日本一直是以一個比較低的立場來向上看。當中國漢唐文化強大時，它慕拜中國。近代以後，西方文明和中華文明的進步程度不同，它發現在兩者之間，選擇一個更強的對象來仿照和學習會對自己發展更加的有利，所以很快就轉向了西方。而中國卻不是，總以為一直是中華獨大的，是重要位置的，所以對於外來文明有一個抵觸的態度，同日本接納強者的態度是相反的。所以您剛才提到的，我覺得特別關鍵，是日本文化有這樣一個非常根底的特點，就是很注重實用性，向對自己的發展有利的強者學習。

大日本帝國回歸神道教與武士道

□：當日本走上大日本帝國後，神道教就變成主要的宗教，人民信的是佛教，但國家來說的宗教就是神道教，利用這種國家宗教可以將侵略合理化。神道教是純種族主義的宗教，認為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後裔，是神的直系後代。當然這宣稱是來自第四十代的天武天皇命人編成的《古事紀》的講法，成書於公元七二〇年，純是天皇自稱的觀點。敬拜天皇成為一種國家主義及種族主義的表現，武士就是要忠勇地保護天皇，為之而死，若失敗則為之而自殺。

武士道中最特別的是沒有仁愛這個觀念，武士道有八德包括正義、勇敢、自制、仁心、守禮、真誠、榮譽、盡忠。但其正義連著對上級的忠誠，著名武士小林子平則定義云：「義不同於勇，義即決心，道理既曉，付諸行動，頑強不屈，當死時，必敢於死，當征討時，必敢於征討」。以此為義，不是為弱者奮鬥那種公義爭取。其仁心是對武士榮譽的愛，也是施給弱者，特別是鬥爭中失敗的人。如一一八四年須磨浦之戰中，名武士熊谷直實，將一敵人扭倒在地，見是一俊美年青人，不是同級的名武士，故願放之，此為其仁。但這年青人為了榮譽，不肯走，終被他砍頭殺死，這是那年青人的義，故這種仁絕非孟子那種感通於他人苦難的仁愛，卻是不殺不同級者那種榮譽感。日本文化的愛，只是愛天皇與國家，武士是不可以像儒家「惻隱之心」那樣去同情他人的。日本侵略中國的年代就是武士道的精神，從來不會有良知者的不安的。

虛無主義的冷漠

而且最奇妙的是，日本的殘暴往往又同佛教那「空」的哲學聯在一起，作為殺人的藉口。名將織田信長，以三千兵抗今川義元五萬之眾，出戰襲敵之前他與眾將痛飲達旦，起舞歌曰：「人世五十年，乃如夢與幻，有生斯有死，壯士何所憾」。之後即上馬襲敵營，結果殺今川，滅敵師。信長所唱的詩句，甚有佛學意味，對人生之如夢幻，生死之無常，看得甚透，應是一種悟境吧。然而難以想像的，是其竟在出戰殺人時講這悟境，這豈非矛盾嗎？

原來這不是領悟，卻只是一種虛無主義，利用空的思維，說明人生無價值和道德原則，進而即可進行不道德的兇殘行為，故此文藝評論家杉山平助在南京大屠殺後對記者表達，見到一老太婆抱著死去兒子的尸體哭了三天，他說：「幾億人的苦惱，呻吟，對自然來說，比一瞬間的風更空洞。……所以我對這個眼淚滿眶的支那人的苦惱（指老太婆抱兒子死尸哭了三天），只是報以冷笑。奴隸的生命本不值一提。同時我們的生命也不值一提」。這就是虛無主義的冷漠，使一切殘酷得合理化。

日本戰後新興宗教的胸襟

由於軍國主義的排他性，日本宗教在

日本這個國家很奇怪，一方面講民主自由，一方面又是自民黨由幕府大將軍形態的控制，天皇實際上是沒有權的，除了很少時間由社會黨或民主黨統治外，基本變成自民幕府。日本表面上是民主政治，但實際上是幕府政治形態。

所以外國人第一次聽到佛教講因果論會覺得很有趣，問題是佛教是講眾生前生之業，眾生作業而有報應，而成輪迴，此為因果理論的基源思維。但一切事象的因果是依因緣法則，是循環的，沒有起源，與西方神哲學不同。

十九世紀雖有參加世界宗教對話，但仍未大大開放對話胸襟，日本二戰失敗投降，對日人的信念是很悲慘的打擊，所以美國扶植天皇以便凝聚日本的民心和思想，在戰犯審判時保護了天皇，同時還保留了一大批戰犯。但是，美國一方面保留了天皇主義，一方面輸進了美國的民主自由，以此改造日本。所以日本這個國家很奇怪，一方面講民主自由，一方面又是自民黨由幕府大將軍形態的控制，天皇實際上是沒有權的，除了很少時間由社會黨或民主黨統治外，基本變成自民幕府。日本表面上是民主政治，但實際上是幕府政治形態。但戰後日本出現了一批能懺悔的人士，尤其是一些參加過戰爭的軍人，只要有懺悔，就有可能變成日本的願意開放的精神，而且懺悔也是日本佛教的一個重要內容。在這意義下，日本佛教與世界宗教就有共同話題，而戰後日本新興佛教即與世界有多方宗教對話。

一九三〇年牧口常三郎及戶田城聖，推進教育改革，創立了「創價教育學會」，繼承日蓮大聖人的佛法，追述人自我改革成長、促進社會進步，走政教合一之路。一九六四年池田大作宣佈成立政黨，十一月，公明政治聯盟改組為公明黨，成立宣言引用了日蓮的《立正安國論》，以「王佛冥合」、「佛法民主主義」為政黨宗旨。一九七〇年公明黨大會決議黨綱刪除「王佛冥合」、「佛法民主主義」。

一九七五年一月，創價學會在關島設立「國際創價學會」(日文：「創価學會インタナショナル」英語：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簡稱SGI)，池田大作就任會長。從日蓮宗的民間唸誦精神，重視宗教信仰應用於日常生活，又從日蓮宗立正安國精神，希望改良社會。並舉辦文化藝術的活動來推廣世界和平，地球一家的理念。擴大日本宗教與世界宗教對話的基礎，成為全球注視的新興宗教群體。

日本宗教參與世界宗教對話

■：近代意義上的世界宗教對話正式開始的標誌，一般認為是一八九三年九月在美國芝加哥召開的世界宗教大會(The 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s)。十九世紀末，在交通條件尚未便利的情況下，十六種宗教的代表從世界多個地區晝夜兼程趕赴芝加哥參加本次會議，大會當日約二百名代表正裝出席。當時，日本派出了以佛教為主的十名代表參會。代表們在會上系統介紹了自身宗教、教派的教義、歷史和主要活動，還圍繞人種歧視問題、婦女地位提升等社會問題進行了主題演講和討論。會議持續了十六天，現場觀眾達三千餘人。世界宗教大會是全世界範圍內的傳統宗教的代表者和領導者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重大集會，也可以說是人類精神領域的第一次世界性集會，標志著世界性宗教對話的正式開端。

日本派出參加世界宗教大會的十名代表中，佛教代表最多，有臨濟宗宗主元覺寺方丈釋宗演、真言宗僧正土宜法龍、天台宗僧正蘆津實全、淨土真宗本願寺法師八淵蟠龍共四人，此外，還有日本神道實行教教主柴田禮一、基督教同志社牧師小崎弘道、英文學者平井金三、翻譯野口善四郎和野村洋一。「實行教」是日本神道的教派之一，起源於富士信仰之富士講——不二道。由不二道第十世教主柴田花守於一八七八年組織創立，一八八二年「實行教」作為教派神道之一獨立。這些代表由橫濱港乘船出發，經溫哥華幾經輾轉乘坐火車，十七日後到達了芝加哥。

此外，當時在哈佛大學留學的宗教學者岸本能武太也參加了會議。在這次世界宗教大會上，釋宗演代表日本佛教僧侶發表演說，講述了佛教的因果律、輪回思想等。他將演講題目擬定為「佛教的要義與因果法則」，主要講述了兩個方面：其一是「因果法」，佛法強調諸事象、萬物之間都遵循「原因與結果的法則」，過去與將來處於無限的因果聯結之中，這即是世界構成的法則。

多瑪斯哲學因果論與佛教因果論

□：這因果法則可以與多瑪斯主義對話。中世紀後期聖多瑪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特別從亞里士多德哲學講因果律，他認為科學只有通過因果律才能夠成立。但是因果律系列如果要無限追到過去，會產生一種矛盾，就是一切原因都是之前事物的後果，變成一個無限後果的系列，變成沒有了因，只有果，問題是全部是後果，就不是因果律，佛教是這樣主張的，故基督教認為一定要追溯到有個盡頭起源的原因，一定要有個第一因，這樣就會講到上帝的存在。天主教就是用了亞里士多德第一動者（the first mover）的思想來作為宇宙因果的開始，也就作為科學的基本根據。

所以外國人第一次聽到佛教講因果論會覺得很有趣，問題是佛教是講眾生前生之業，眾生作業而有報應，而成輪迴，此為因果理論的基源思維。但一切事象的因果是依因緣法則，是循環的，沒有起源，與西方神哲學不同。

世界宗教會議的契機

■：您的分析可儘量讓佛教能被西方宗教所理解，也許也是釋宗演當時的一個目的。十九世紀晚期的西方社會，近代科學的發展使人們更多意識到原因與結果的法則是支配自然的黃金律，釋宗演對於佛教因果律的解釋，恰好與近代科學的這一基本概念相吻合，讓西方世界更清晰地認識到佛教的近代性與科學性，進而將佛教作為一種具有合理性的宗教加以重視。另一方面，釋宗演的發言還凸顯了佛教的創立者佛陀，讓西方一神教信仰的人們更容易接納佛教。此外，釋宗演著力強調佛教是作為智者的佛陀發現了世間因果之法，從而引領眾人達到或者接近佛的德行與境界，這是與基督教所主張的上帝創造世間萬物的理念有差異的，相比之下，這樣的理解更加迎合近代社會不斷發展的進化論、因果論等理念，也顯示出釋宗演希望將佛教構建成一種以釋迦牟尼為信仰者、兼具時代性與合理性的近代新佛教的目的。日本佛教代表嘗試挖掘傳統佛教中具有進步意義的理念去解釋當代社會問題，構建「近代佛教」理論，通過這樣的「對話」讓佛教作為一種具有近代化意義的「東方宗教」得以在世界範圍內被認知。在世界宗教會議之前，在歐美較為熟知的是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這三大宗教，而以此次會議為契機，東方的佛教、印度教、耆那教、儒教等開始被西方所瞭解。

戰後日本宗教對話運動再度興起

進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陷入戰事的原因讓日本國內剛剛興起的諸宗教間對話與接觸活動一度停滯。二戰後，日本國內宗教對話運動再度興起，新佛教團體的參與讓日本的宗教對話表現出了新形態。戰敗後，日本在美國主導下完成了民主改革，相對自由的宗教政策讓日本的新宗教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涌現出來，新宗教的勃興及其強勁的發展態勢，讓其參與宗教對話成為一種需求和證實自身力量的方式，尤其是日本的新佛教團體，成為了參與世界宗教對話活動的重要力量。

所謂日本新佛教，其實是相對於傳統佛教而言的現代佛教信仰團體，主要在戰後迅速發展，規模不斷壯大。由於其修行方式、信仰內容、傳播方式都具有明顯的現代新宗教特徵，因此被稱為新佛教。日本戰後發展較快、會員人數眾多且影響力較大的新佛教團體當屬創價學會和立正佼成會。在日本新宗教面向世界的對話活動中，最主要且最具影響力的有兩大代表，其一是「新日本宗教連合會」，立正佼成會作為該會主要成員，在與世界宗教的對話與協作活動中表現突出；另一個是以日本最大的新佛教教團創價學會，該教團的精神領袖池田大作發起了世界文明對

相對自由的政策讓日本的新宗教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涌現出來，新宗教的勃興及其強勁的發展態勢，讓其參與宗教對話成為一種需求和證實自身力量的方式，尤其是日本的新佛教團體，成為了參與世界宗教對話活動的重要力量。

話，表現出了頗具代表性的東方宗教人文特色。

禪宗的京都學派

□：日本新興佛教的哲學，我比較瞭解禪宗的京都學派，因我在夏威夷讀博士時跟從其第三代繼承人阿部正雄（あべ まさお）學日本禪宗哲學(我在香港時跟羅時憲與霍韜晦學中國佛學)，我年青時參與第一屆佛教與基督教對話大會，阿部提出轟動一時的理論，用空的哲學解釋基督教聖經腓立比書二章中基督「虛己」的神學，我在當場亦曾由解經學提出不同觀點，之後德國神學大師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從三位一體神學作出回應，提出上帝即空即愛。

阿部師承京都學派，此派來自戰前的西田幾多郎（にしだ きたろう）的哲學，西田從佛教吸納康德、黑格爾與柏格森哲學，提出「純粹經驗」、「場所邏輯」、「絕對無」等哲學理論。其學生久松真一是阿部正雄的老師，認為禪學核心是無相的自己，禪道修行應立大悲願，要站在「全人類」立場，解決人類精神痛苦與危機，去讓「無相的自己」在從現在過渡到未來的「超歷史的歷史」意義的真實世界之中。其後學還有西谷啟治（にしたに けいじ）提出「根源的主體性」，認為在人生存的根底，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作為根底，因此是「無底」根源性，由之而生主體的自覺。最後將虛無歸於佛學的根本理念：空。

同時我也注意到蓮宗的復興，戰後創價學會在實踐宗教上有重大影響，與禪宗京都學派的純理論性不同。你是這方面的專家，創價學會核心理念是什麼？

創價學會繼承日蓮宗信仰

■：創價學會是堅守日本佛教日蓮信仰的一個當代新佛教教團，也是日本當代會員人數最多、實力最強的新佛教教團。創價學會會員多以家庭為單位入會，因此會員數通常以「戶」統計，作為日本最大的新佛教團體，共擁有會員八百二十七萬戶。如果按照二〇〇〇年日本家庭總數為四千六百七十八萬戶計算，大約有接近百分之十八的日本家庭是創價會員，所以說，這個教團的規模和對於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影響力都是十分強大的。創價學會奉行日蓮至上主義，以日本佛教日蓮宗宗主日蓮的教義為信仰和實踐的指針。日本的當代新佛教團體，一般都具備四個方面的特徵，在家修行、現世主義、神靈信仰和教主崇拜。創價學會就是在家修行的佛教信徒的一個組織。以《法華經》為唯一真實的經典，以宗主日蓮的《三大秘法鈔》中的三大秘法，也就是：本門的本尊、本門的題目、本門的戒壇為主要信仰內容。初代會長是牧口常三郎，二代會長是戶田城聖。建立之初是一個教育團體，稱為創價教育學會，創立於一九三〇年，一九四六年更名為創價學會，初代會長牧口常三郎的《價值論》也是學會遵循的經典之一。而且，在新佛教團體中，創價學會是比較堅守日蓮信仰的，日本有一些佛教團體是兼信一些他神的。創價學會的宗主日蓮就認為自己是上行菩薩，是於末法時代拯救世人的。創價學會的會員只能信仰日蓮佛法，不可以兼信他宗。

□：創價學會回歸本門本尊，超越民間佛教的多神多靈崇拜，而只歸宗大日如來及日蓮聖人，只跟一《法華經》，就跟基督新教的出現類似。因為如果天主教有一個很多層次的聖品的地位，不同的主教和神父主導的權威，但是到基督新教則全都破掉，每個人可以直接跟上帝溝通，常在家拜經祈禱。在現實中，後來的清教徒認為上帝賜給你財富，但是上帝賜給你財富有基本條件，就是不能騙人，而且不能貪婪，賺了錢要幫助窮人。這樣，新教就跟現代化很配合。從這一點看，創價學會有些像清教徒精神。當然，基督教不會相信及敬拜多元的普通神靈，也不能崇拜任何人。

清教徒認為上帝賜給你財富有基本條件，就是不能騙人，而且不能貪婪，賺了錢要幫助窮人。這樣，新教就跟現代化很配合。從這一點看，創價學會有些像清教徒精神。當然，基督教不能崇拜任何人。

池田大作的文明對話

■：謝謝您的解讀，使我有了一種理性對比的思維。我想再回到創價學會參與世界文明對話、宗教對話的主題，談談當代日本比較活躍的兩個新佛教團體及其他們的對話特點。一個是創價學會，另一個是立正佼成會。

創價學會是以第三代會長池田大作為代表，通過池田大作與世界名人的對話來傳遞教團理念和宗教關懷的。池田大作努力與世界各地的政治、文化、教育界的代表人士共同關注現代人類發展過程中的諸多弊端和問題，探討解決與世界和人類未來密切相關的現實難題的解決辦法，呼籲世界各大文明、區域文化間展開廣泛交流與合作。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池田大作與世界各國、各領域的傑出代表與知名人士展開廣泛的對談，對談人物包括政治家、知名學者、諸宗教代表、藝術家等，對談持續堅持了四十餘年，會面與交流總人數超過七千人，出版對談集七十余部，他與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對談記錄《二十一世紀への対話》，被翻譯成二十八種文字在多個國家出版。在宗教對話方面，池田大作更傾向於關注作為宗教的共同屬性，在與基督教、伊斯蘭教、儒教等不同文化背景中成長起來的人士對話過程中，池田大作以「佛性互俱」的大乘佛教法華理念為根本，以創價學會第二代會長戶田城聖的「佛性生命論」作為諸教對話的理論依據，認為應該站在「人」這一共同基點而非「教」這一基點來對話。

池田主張對話是激發人類生命創造力的最有效方式，當今時代更需真誠地展開「一對一」、「面對面」的對話，這才是看似力量微弱但實為最有效的對話方式。在與他人的對話中，人們可以更清晰地認識自己和瞭解他人，使靈性得到激發，生命佛性得以顯現，以對話的「一波帶動千萬波」，最終實現人類整體的改變。同時強調，特別是宗教領袖、公知人物、各界代表，更應發揮感召力，肩負起廣泛對話的責任與使命。

對話第一線的立正佼成會

另一個是立正佼成會。想必您也瞭解，當代宗教對話運動正式拉開帷幕是始於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在梵蒂岡召開的第二次大公會議，史稱「梵二會議」。著名的「梵二會議」是基督教解決自身問題的大會，也是基督教全面開始與他宗教對話的開始。日本新佛教團體立正佼成會會長庭野日敬作為唯一的佛教徒代表參加了梵二會議，並得到了教皇保羅六世的單獨會見。在會見中，教皇向庭野日敬表達了希望與佛教等其他宗教對話的強烈意願。參加梵二會議的所聞所感，加之教皇希望達成諸宗教對話與合作的積極態度，改變了庭野日敬對於天主教的印象，成為他傾其教團與畢生之力，投身於宗教間對話之中的直接促因。庭野日敬曾經在他的著作中談到，「梵蒂岡會議以來，我對於日本宗教界的合作更加有信心。四年後，我擔任了日本宗教聯盟理事長，開始認真考慮諸宗派的合作問題，並將之視為我的使命」。

在後來的東西方宗教對話和日本國內開展的宗教間對話活動中，庭野日敬及其領導下的新佛教教團立正佼成會一直活躍在促成諸宗教、教派間對話與協作的第一線。這樣積極開放的對話行動也是立正佼成會區別於日本其他的日蓮至上信仰教團的一大特色，後來庭野日敬擔任日本新宗教連合會理事長，為日本的新宗教團體參與世界宗教對話活動做出了很大貢獻。

創價學會核心哲學思想

□：創價學會核心哲學思想是什麼？

■：核心的思想就是人性論，池田大作強調人要通過「人間革命」，也就是人自身的努力改變命運，謀求現世幸福，他傳遞自己和教團理念的主要方式就是文明對話。創價學會第二代會長牧口常三郎在入獄期間有一個頓悟，發現佛性即人性。妙法蓮花經中有「一念三千」的佛理，並強調人人都有佛性。創價學會的幾代會長逐漸發展這一理論，詮釋為人性利他論，

在東西方宗教對話和日本國內開展的宗教間對話活動中，立正佼成會一直活躍在促成諸宗教、教派間對話與協作的第一線。這樣積極開放的對話行動也是立正佼成會區別於日本其他的日蓮至上信仰教團的一大特色，為日本的新宗教團體參與世界宗教對話活動做出了很大貢獻。

人性是至上的，利他的。池田大作的對話理念主要體現在四個方向，一個是人與人的對話，池田大作非常強調，對話的特點要求一定是像我和您今天的對話這樣，要面對面一對一。他不是特別主張很多人的對話，因為他覺得很多人的對話容易流於寒暄，容易產生思路上的一些分散，所以他強調一定要「一對一」。另外一個，他強調一定要「面對面」的，他覺得這是人性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雖然現代科技非常發達，可以通過電子郵件或電話等各種各樣的方式，但是他說一定要兩個人之間見面，來感受到人作為人本身的一種氣息，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來產生一種真正的人性的對話。當然，他也強調宗教之間的合作，就是宗教之間應該有教團與教團之間的對話。然後他也強調宗教與社會的這個觀念，就是他認為各個宗教的代表應該經常到一些公共場所中去，跟不同的或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展開對話，只有在這樣的過程之中，才能夠完成一種思想的傳遞和普及。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宗教與自然的對話，人與自然的對話，就是說要面向自然，和自然達成一種和諧，所以他在和杜維明的對話中就強調說，要完成儒家的這個天人合一和佛教的佛性宇宙論，從這個角度上強調人性、平等、寬容。

論宇宙性的慈悲

□：佛性宇宙論這觀點很有洞見，其實大日如來是來自華嚴宗與西藏密宗，基上即是華嚴宗的毗盧遮那佛，是法界佛，全宇宙的佛，如果大日如來是慈悲的，西藏密宗的宇宙性就是慈悲，所以我用了「宇宙性的慈悲」(cosmic compassion)這個詞。我在西藏講過這一點，西藏宗教表面上拜很多與眾不同的奇特神靈，但都是在曼佗羅(mandala)世界中，曼佗羅意為壇城，是象徵宇宙世界結構的本源，是變化多樣的本尊神及眷屬眾神聚居處的縮影。陳列整體宇宙真實萬象，融通內攝的圓滿，諸佛諸菩薩諸神靈，都在曼佗羅大宇宙中，有其位置。

宇宙法身佛是大日如來，一切皆其法身所展現，大日如來的本性是宇宙性的慈悲。其各神靈再如何複雜，都歸到宇宙性慈悲中統一，融化為一。佛教講到最高也就只到這裏了，西藏學人對我這解讀很認同。以前天台宗與華嚴宗的爭論，我是把華嚴宗「事事無礙」法界看得很高，是宇宙的終極和諧，保合太和。天台宗哲學則是很吊詭進路，其思想根源來自《維摩詰所說經》說：「從無住本立一切法」。諸法都是「無住為本」，都是「不可思議」，一念三千，介爾一心可通三千世界。這種真理是不可思議，不能講清楚的。

但如果宇宙或法界就是毗盧遮那佛，大日如來終極本體就是慈悲，儒家所重人的本體是仁心，仁愛之心也就是天命之性，與天合一，天即宇宙本體，仁愛也就與佛學的宇宙性慈悲相通。儒與佛教講到最高也就在這裏了。

問題是，這個跟基督教溝通點在哪裏？說實話，佛教跟基督教溝通是不容易的，基督講上帝情仁愛與救贖恩典，佛教講因緣起滅，一切皆空。但儒家是較容易，因儒家以人心性仁愛為本，仁愛以天為本體，故承認有類似上帝的仁愛上天，道家也不難，因為它承認宇宙有規律，基督教可從上帝創造宇宙來理解道。但佛學的空觀，單從因緣起滅，一切變化無常講，好像同基督教的宇宙是兩種不同的思路，宇宙終極是以空為本，還是以上帝為本？如果以空為本，信上帝就是執著，佛學是非神論，眾生都在緣起因果業報中輪迴。超越界只有各領悟的諸佛菩薩或諸神靈，上帝是虛懸的。

基督教的不可思議境界

但宇宙如以上帝為本，則上帝與流轉世界是兩個不同層次，空只是初步的對宇宙的理解。聖經有一篇傳道書，第一句就是虛空的虛空，凡事都虛空。最關鍵是一句，是「日光之下」，即如實觀現世，一切

如果宇宙或法界就是毗盧遮那佛，大日如來終極本體就是慈悲，儒家所重人的本體是仁心，仁愛之心也就是天命之性，與天合一，天即宇宙本體，仁愛也就與佛學的宇宙性慈悲相通。儒與佛教講到最高也就在這裏了。

上帝把永恆放在人心裏，所以人有永恆的追求。如果宇宙由上帝掌控的話，所有的虛空都變得有意義，這個意義上看，空跟最後的真理是重疊的，虛空即不虛空，這是基督教的不可思議境界。

都是虛空，就是說從現實或形而下看宇宙一切變化無常的，沒有永恆的，佛學的緣起性空屬這日光之下層次。但講透了虛空之後，第三章突然說上帝創造萬物各有其時，也就是從形而上看，即日光之上，則一切都不是虛空的，變化只是時節，生有時，死有時，都有規律的，而且上帝把永恆放在人心裏，所以人有永恆的追求。如果宇宙由上帝掌控的話，所有的虛空都變得有意義，這個意義上看，空跟最後的真理是重疊的，虛空即不虛空，這是基督教的不可思議境界。

佛與基督的溝通點在慈悲

我認為佛與基督的溝通點在慈悲，佛學從龍樹下來的空宗，與基督教的上帝是不同層次。但佛學由唯識到《大乘起信論》發展真常心系統來，宇宙真心是佛法身，佛本體是慈悲，慈悲是宇宙的基礎。領悟到空還不夠，還要領悟到慈悲，悲智雙修才全面而終極。究竟是空為本還是慈悲為本？我想，以空為本的意思只是說最後真理不能用理論表達，佛教應該發展出慈悲為本的觀念。一個是西藏密宗，一個是華嚴天台，如果簡化就成為禪宗，可以實踐而行出空的領悟，同時又領悟本體（我就是佛）。近代佛教復興主要是唯識宗從日本傳回中國，有楊仁山、歐陽竟無等，走出唯識論重建佛教理論，這就是新佛教在中國的出現。日本的情況我不太瞭解，但禪宗變成一個主要哲學，根源是從京都學派的西田幾多郎、西谷啟治，到後來的阿部正雄，這是真正的理論的建立，這也是我的佛學師承，從唯識學與京都哲學而來。我主張就慈悲這條線講，阿部正雄從空與虛已講是一開始溝通點，但還未圓滿。基督教跟佛教的對話，關鍵在慈悲，這是可以找到的兩者對話的一個通道。

■：非常感謝您的解讀。我會再認真思考，希望能有機會進一步深入探討世界宗教對話運動為日本宗教的現代化轉型帶來的諸多影響。再次感謝您提供寶貴的對話機會，帶給我很廣闊的視野和諸多啟發。

Dialogue between Japanese religion and modernization

Tao Jin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Thomas In-sing Leung(Chief Editor o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This dialogue discusses the issues related to Japanese relig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Japanese Buddhism, including Nichiren, has different sectarian traits and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later Japanese Buddhism. Buddhism advocates cosmic compass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Western culture with the main content of Christianity. It is not easy for Buddhism to communicate with Christianity, but it is very easy for Confucianism to do so. Confucianism recognizes that there is a “Tian” with personality just like Go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aoism and Christianity is not difficult neither , because it recognizes that there are laws in the universe , and Taoism eventually could be understood when we go back to God the universe creator. Buddhism advocates empty, emptiness comes and goes because of the fate, impermanence and empty is in everything. It seems that the notion of Buddhism is a different idea from the universe that asserted by Christianity; However,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Buddhism can be based on the key points of compassion.

Keywords: Japan, Buddhism, modernization, dialogue